

惊声尖叫

Jingshengjianjiao

系列丛书

ZhenTan

侦探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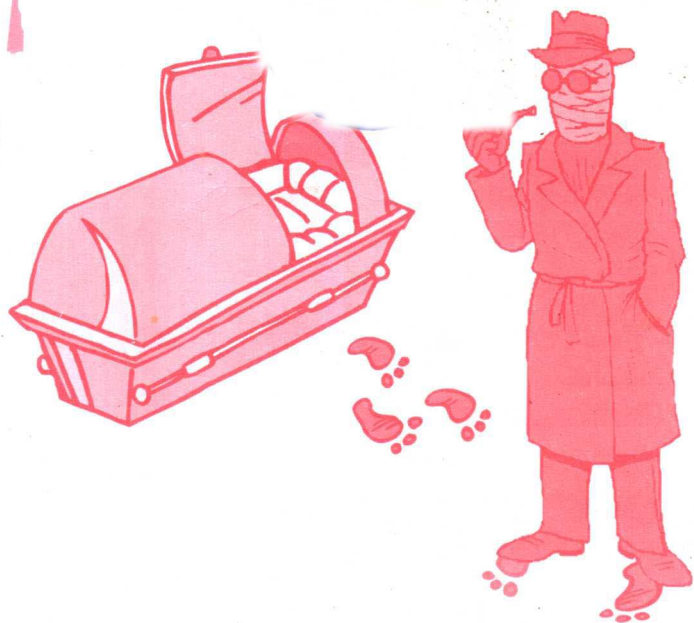
GUSHI

如果你害怕，
千万别看这本书。

青海人民出版社

单本售价
9.00元

侦探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声尖叫/陈涛编.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12

ISBN 7-225-02025-0

I. 惊… II. 陈… III. 儿童教育-教学参
考资料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8977号

惊声尖叫系列丛书 侦探故事

责任编辑: 王绍玉 编著: 陈涛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刷: 深圳华权永毅

开本: 889×1194 1/40

印张: 20

字数: 20千字

版次: 2004年1月第一版 2004年1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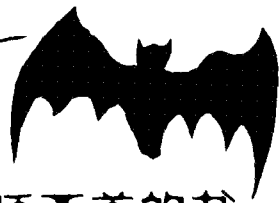
印数: 8000套

书号: ISBN7-225-02025-0/G·796

定价: 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这是一本让你睡不着的书

它可是有魔法的噢！看了它，你会心跳加速，头发直竖，鸡皮疙瘩掉一地，胆小的人可能会惊声尖叫，不敢一个人呆着，不敢睡觉……反正打算看这本书的人注意了：这是一本能让你惊声尖叫的书。

胆大的翻开，胆小的走开

其实，在变化无穷的世界里，常会出现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怪现象。由于人类的知识面有限，探索手段有待提高，使我们对一些奇怪的事情暂时无法认识。

于是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就有了一些不科学、挺主观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本身就更奇怪、挺吓人的！不过，我想，随着人类科学水平的提高，一些谜底一定可以揭开，希望我们的小读者也能加入“破案”的行列，能够科学地看待一些你不明白的事情。

这是一本好看好玩的书，它收录了世界上许多的奇怪事情，不过，看了可不许害怕啊！要知道事情都有它的内在规律，奇总有奇的原因，怪也有怪的说法，你害怕是因为你不知道。

好了，现在可以翻开这本书了，看书前再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害怕，千万别看这本书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古坟里的谋杀	7
棋局里的暗示	16
假戏真做的“谋杀”	28
物证指出的真凶	35

43 亡魂的报复

50 握在死者手里的点心

55 象牙盒里的阴谋

60 恐怖的哨音

65 昧掉良心的警察



69 谁杀了敲诈者

75 鬼宅命案

80 不孝儿杀母谋财案

85 惨死在别墅里的女明星

91 轻伤致死的怪案

95 印花上的毒药

100 绝顶聪明的杀手



仵作的高招 104

冰下冻尸的死亡时间 109

大雪不能遮盖的线索 114

贼喊捉贼的凶手 119

并非事故的恶性车祸 124

温顺山羊变帮凶 129

神探被盗贼戏弄 134





绝非凶手才知道 139

死者手中的头发 146

并没有开枪的杀人犯 150

发生在狂欢节的谋杀 154

门前的烟蒂 159

替死人 163

有恐高症的男爵 166

170 伽利略推理破案

175 头发里的砒霜

179 衣上的烛油

183 闹鬼的新宅

190 核能教授被绑架

195 审盗的技巧





古坟里的谋杀

我叫木村，是一个推理小说作家。初夏的时候，我特地到日本做了一趟三河西部之旅。

那儿有德川家康的铜像和许多名胜古迹，他的盛名，真是历久不衰。但令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一些古老的传说。

三河下游为扇状地形，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生活的地方。河流沿岸有不少原始遗迹和古坟分布在那儿。

天气十分炎热，皮肤被太阳晒得发黑，回东京的那天早上，我在郊外的火车站碰到中村先生，正好他也来度假。单线的月台在铁轨的一边，下车的旅客纷纷由站台左手边的检票口出入，因为车站上人并不很多，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中村站在那儿。

中村是一位木匠，50多岁，瘦瘦高高的，他因为喜欢我的作品，所以彼此成为笔友。

正在施工的铁路旁，有许多贝壳。沿着山坡走上去，在建筑物的墙角边，也发现不少。车站两旁装了两个展览用的橱窗，里面摆饰着各种贝类化石和蚌类模型。



无名古坟长 81 米，是一个前方后圆的坟墓，往下俯瞰，是一大片的稻田，绿油油的真是漂亮！铁路为一字形，火车经过时带来一阵噪音，犹如从地平线上冒出一只怪兽，吞噬整个平原。

虽然无名古坟离车站不远，但这段路却是相当难走，我知道中村因为喝酒过多，肝脏不太好，天气又这么热，所以想慢慢地走。

“木村先生，快点走啦！”他却急急催促我走在前面。

在主坟顶上立着一根天神社址石柱，旁边是另一座古坟—秋叶神社殿。

最后是另一座古坟，爬上 33 层阶梯后有个神社，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倾塌了一半，为了避免游客掉下去，在两旁都用栅栏特地围了起来。

“哦，每一个古坟差不多都有一间神社，已经很久了吧？”

“这些古坟都是战国末期建立的，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什么传说？”

“秘密杀人事件……等一下再告诉你！”



我们回到中村的度假小屋，换了轻便的衣服，又尝了中村太太亲手做的料理。刚走了三四公里，非常口渴，现在能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啤酒，觉得特别过瘾。

“这一带是德川家康的地区，当年他在今川义元底下当人质的时候，这一地区的人被课重税，有许多人都三餐不济，只好告诉今川义元收成不好，暗中私藏了许多稻米。税务局后来发现了这件事，就派人来调查。但是因为官员工作量有限，村中又藏着许多眼线，所以什么也查不出来。”

“那么秘密杀人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中村举起酒杯和我互干了。

“有一年，税务局派了一个叫庵原的官员来，他是征税天才，拿走了村里的许多粮食，就在那年，村里几个老人和小孩饿死了！”

“下一年也是这样吗？”

“是的，不仅如此，庵原还要一直干下去。他预定傍晚到达此地，第二天开始严厉检查税务。在岗崎附近，一些激愤的村民不堪重税而拿刀杀了那些来征税的官员。”

“庵原也被杀了吗？”



中村点点头，继续说道：

“在那年春天，一个叫伍平的年轻人跟庵原来到这里，他们决定以神社为宿舍，于是叫村人来打扫。另外，又在石阶前设立哨卫，古坟之前又布置了一些机关，并将其他路封锁，所以要去神社，只有这条路可走！”

“警戒这么严啊！”

“除此之外，还派了十几名警卫来巡查。”

“后来如何了呢？”

“村人为了息事宁人，便派几名男女去哨站接待，年轻的女人们便逃到外地去避难。”

“年轻的男人呢？”

“都被派到外地打猎去了。”

“血气旺的男人们都不在村里啦！”

中村喝了一口啤酒说：

“庵原到达时将近傍晚，伍平带着他走上石阶，经过哨站时，看到几名年轻人正扛着一头大猪走过来，还有一些人拿着野鸟以及美酒！”

“干什么呢？是不是要慰劳那些人。”

“对，这时哨兵拦住了那些人。”



“庵原呢？”

“进社殿去了，伍平下来问明了来意，就叫他们把猪扛上去了。”

“然后呢？”

“伍平把大猪摆在门口，向庵原报告，但是社殿内并无人应声，伍平好奇，进去一看，却发现庵原倒在阴暗的社殿里。”

“被人刺杀了吗？”

“没错，因为室内太暗，伍平就把他抬出来，这才发现一把尖刀，从背后刺穿了他的胸膛！”

“背后？”

“是的。”

“这把刀是谁的？”

“不知道，因为刀子并无特征。”

“我想起刚才看到的神社，非常狭小阴暗。”

“伍平立刻进入社殿内搜查，但里面空无一人。”

“社殿的构造如何？”

“大门为左右推开的木门，两侧墙壁上是固定好的格子窗，凶手不可能从那儿进来。”

“伍平一定会认为凶手趁他进社殿前就杀了庵原，



然后又设法逃过哨兵的视线，所以立刻下令开始全面搜查。”

中村点点头，替我倒了一杯啤酒。

“里面为什么那么黑呢？”

“因为正值傍晚，况且光线又不足。”

“我想屋子里需要灯火，在灯火还未点亮之前，庵原一进去就被人杀了。”

“对不起，我遗漏了一点——在庵原和伍平往石阶上走时，有一名妇女手上拿着烛火，走过伍平身旁，进入社殿，然后和那些扛猪的年轻人一起往下走。”

“因为大家对女人没有戒心，所以凶手一定是她，趁机杀了庵原。”

“当时伍平也想过这一点，但是女人身上并未沾上任何血迹，而社殿里血迹斑斑。”

“会不会有秘道？”

“地上并无机关。”

“难道她在伍平进来之前换好了衣服？”

“不，她下了石阶之后，就到哨兵房去帮忙。”

“那不就表示没有嫌疑了吗？”

“对。”



“伍平后来到底有没有抓到凶手呢？”

“不知道，因为庵原死在神社里大家惟恐触怒神明，所以都吓得四散逃跑了，听到庵原被杀的消息，其他税官都很害怕，所以在清查税务时也没有那么严格，倒是伍平，听说受了相当重的处罚。”

我拿出一根烟来点。

中村无法忍受杯中没有啤酒，所以又替我倒了一杯酒。

“我把我的推理告诉你，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请你告诉我。”

“你说吧！”

“由伤口来看，庵原绝对是被刺身亡的。因为刀是从背后刺进的。”

“没错！”

“伍平在台阶时有从背后杀死庵原的机会，但他必须躲开哨兵及其他人的注意。特别是那个提灯的女人，如果她提着灯进去一看见尸体，一定会大喊大叫引起哨兵的注意。”

“所以说凶手不是伍平！”

“是的，同时那个女人身上没有沾上血迹，况且从



庵原被刺的情形看，那完全是一个女人的力量所不能办到的，而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尸体被发现后才进来的。”

“那么不就没有其他可怀疑的人了吗？”

“有，而且那个女人是他的同犯。”

“此话怎讲？”

“那个人应该是村子里的仆役，他趁打扫社殿之机，事先躲进里面，等庵原进去之后，就从背后刺穿他的心脏，趁尸体被抬出去，外面一片混乱之际再逃走，因此没有人看见他身上的血迹。”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提灯的女人在走进社殿时会看见庵原倒在地上，可见这是一起有计划的刺杀，否则女人提灯进去时，就会破坏凶手的行动。”

“说得对极了。”

中村又举杯和我干了。

“如果行刺不成，是要被处死的，所以那女人一定和凶手的关系很密切。也许那个女人是凶手的母亲，要死也要和孩子死在一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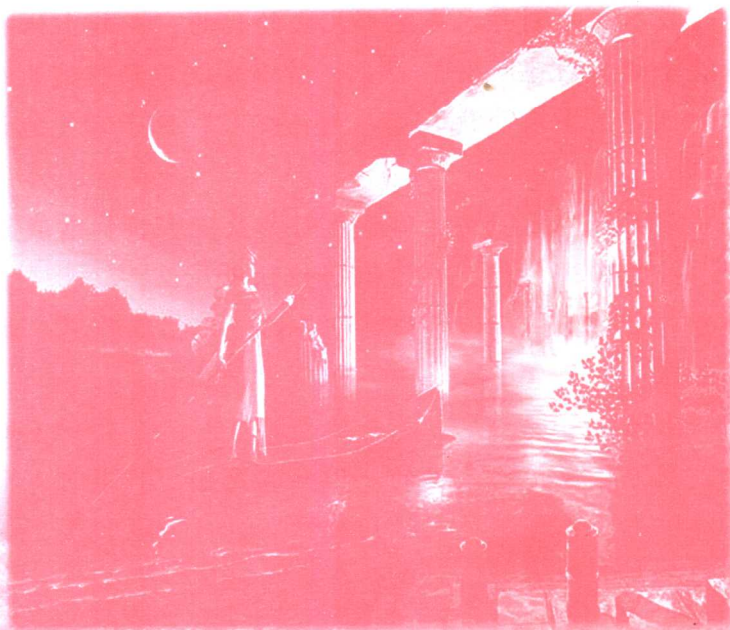
“不仅如此，扛猪的村民也应该都是他们的同谋。如果他们太早出现在石阶那边，恐怕庵原早就会看见而



失去兴趣。如果出现得太晚，庵原已经进入了神殿，伍平也会随之进去。那样，凶手就要杀掉两个人，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呀！”

我随手拿起中村的一个泥偶摆弄了一会儿。然后看看手表，已经下午3点多了，就和中村告别。





棋局里的暗示



一个万里无云春光明媚的日子，私人侦探阿良在公寓的侦探事务所里一个人悠闲地看着棋谱。下午两点左右，十文字悦子突然来访。她是某推理杂志的编辑，虽然个子不高，但气质很好，颇有魅力。阿良因经常应邀为这家杂志撰写随笔，所以与她很熟。

“我本来是到舟木先生那儿去约稿的，正赶上他有客人，告诉我过半小时后再去，所以我就跑到您这儿来消磨时间了，多有打扰，您不见怪吧？”悦子客气地说道。

“哪里，哪里，要是你来随时都欢迎呵，你看我正闲得无聊呢……”阿良热情地将她让进屋里。

舟木先生是住在这所公寓9层的一位推理作家。此人30岁出头，一直未婚，同阿良是棋友。

“你说的来客，是不是一位女的？”阿良开玩笑地说。“不，好像是一个男的。因为我见门口摆着男人的鞋。那位先生，莫不是同性恋吧？”她也开着玩笑说。

阿良取来咖啡壶，煮咖啡给她喝。

她见桌子上放着棋盘，便说：“阿良，不同我杀一